

文史通义

新编新注

上册

(清) 章学诚 著 仓修良 编注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

（清）章学诚 著
仓修良 编注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全两册 / (清)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418 - 8

I. ①文… II. ①章… ②仓… III. ①文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②《文史通义》—注释 IV. ① 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311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全两册)

(清) 章学诚 著

仓修良 编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418 - 8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710 × 1000 1/16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70¼ 插页 12

定价：280.00 元

學誠
頓首

曉徵學士先生閣下自出都門終日逐逐江南秋高風日
清冽候蟲木葉颯颯有南北風氣之殊因憶京華舊遊
念久不獲聞長者緒論以為耿耿敬想入秋來

起居定佳伏惟萬福

學誠

自幼讀書無他長惟于古今

著述淵源文章流別殫心者蓋有日矣嘗謂古人之學
各有師法、具于官、守其書因以世傳其業訪道者
不于其子孫則其弟子非是即無由得其傳昔孔子

問禮必於柱下而漢代遷固之書他學者未能通曉
必待外孫楊惲女弟曹昭始顯其業意可知也周官
三百六十皆守其書而存師法者也秦火而後書
失傳而師法亦絕今所存者特其綱目司空篇亡
六卿聯事之義又不可以強通條貫散失學術
無所統紀所賴存什一于千百者向歆父子之術業耳
蓋向歆所為七略別錄者其叙六藝百家悉推本
于古人官守其書不盡為藝林述文墨也雖軼而班史藝文獨存藝文又
非班固之舊特其叙例猶可推尋故今之學士有

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禮綱維古今大學術者獨
漢藝文志一篇而已夫藝文于賈誼左傳訓故董仲
舒說春秋事尹更始左傳章句張霸尚書百兩篇及
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之類皆灼然昭著者
未登于錄秦官奏事太史公書隸于春秋而詩賦五種不
隸詩經要非完善無可擬議者然賴其書而官師學術
之源流猶可得其彷彿故比者校讐其書申明微旨又
取古今載籍自六藝以降訖于近代作者之林為之商榷

利病討論得失擬為文史通義一書分內外雜篇成一
家雖草創未及什一然文多不能悉致謹錄三首呈
覽 閣下試平心察之當復以為何如也學術之歧始
于晉人文集著錄之舛始于梁代七錄而唐人四庫因之
千餘年來奉為科律老師宿儒代生輩出沿而習之
未有覺其非者體裁譌濫法度橫決洶、若潰隄之水
浸流浸失至近日而求能部次經史分別傳誌題款署
目之微亦往、而失也獨怪劉子元之才其得藝林得失
討論不可為不精持擇不可為不審而于隋志經籍

不責其擅改班固成法而譏其重錄古書君子一言以為不
智其失莫甚于此鄭樵校讐實千古之至論而藝文部
次不能自掩其言且班志未嘗廢圖譜而鄭氏深非其收
書不收圖則鄭樵于此道要亦未嘗明習以才高言多
偶合耳向歆之業不傳而官禮家法邈不可考古人大體學
者又何從而得見歟歐陽新唐藝文刪去叙錄後代著錄
之書直如賈簿籍無論編次非法即其合者亦無從而
明其義例校讐言之學失傳所係豈細故哉 閣下前示
元藝文志初稿所錄止元世著述竊謂後代補苴前史自

與漢唐諸史不可一例相拘第宋史而後古書存亡聚散
從此失紀且志一代藝文先錄其中外藏書庶有裨于後
人辨證元至正間詔求天下遺書如上海莊氏書目分甲乙
十門亦其選也其餘私門目錄或存或亡而秘書監
志官書目錄固可得其大概夫前代志藝文者各有所
本漢志本于七略隋志本于七錄唐志本集賢殿目宋
志本崇文總目其間明注有錄無書或標著錄若
千家不著錄若干家者皆據所本之書而言此知古

人不必盡見四庫而始為志也然則秘書一志自可作一七
略粉本餘或徐侯考訂願 閣下有以易之也學誠兀、
無以自主嘗持固陋之說質于朋輩莫不啞然引去惟
竹君師頗允其說邵君與桐獨有愜于通義一書其所著
往、採其凡例意鄉人不免阿所好歟然天壤之大得二
知已可以不恨區、之論固不足以庭喻而戶告之也
閣下精于校讐言而益以聞見之富又專力整齊一代之
書凡搜羅撰述皆足追古作者而集其成即今紹二

劉之業而廣班氏之例者非 閣下其誰托敢以一得
之愚質之左右惟賜之 教答而擴以所未聞幸甚
不宣學誠再拜 八月二十日二鼓太平府署中

章学诚手札之一：《上晓徵学士书》（八）

秋氣轉清南州亦葉漸索夜堂聞蟋蟀
聲似有風土之異始覺浪江湖又一年矣夏
間紆道返浙十年故土便如隔世值均弼
先生觀察寧紹渡江相見為道

先生近履及受之申之兩兄頗悉慰甚、

然輦下同人一時雲散憶鐵拐斜街
朝夕過從酒酣耳熱抵掌劇談千古氣何

盛也。今則星軺奉使，或縮符分守者，既已
落，而南雷伯思、仲思諸先生，丁故罷去。
予嘉復聞西行，飄蓬如小子者，牢落又將
何所底耶？前返浙東，卜居城南琵琶山下。
山水清絕，有水田竹林瓜園，共數畝。魚蔬
杭酒所出，足給十口之家。老屋廿餘間，去城
市八九里許。緣僻處，寡隣業者，賤售之。已
竭蹶稱貸，購得矣。倘更有十畝可耕，餘一二

百金居積什一則潘岳間居奉母虞卿窮愁
著書亦足終老第歸山之資未知何日辦竟則
波塵之命信難強也若老幼未得南還明冬且須
北上有故人官樂平或從山右作數月之遊以為
甲午決科坐食計然前途墨漆未知人事天時
又作如何位置耳在紹伏痾兩月頗懼得過日
多哀集所著文史通義其已定者得內篇五外篇
二十有二文多不可致謹錄三首求正訖轉致辛

楣先生 朱春浦師兩處書俱未緘亦乞 閱後
封致是皆流俗所嗤笑為迂遠而無當者惟
長者知其疎濶而相賞於寂寞之鄉輒敢覩綫及
此想見之一撫掌也秋深伏惟

寶愛不宣上

慕堂老伯大人

恭請

愚姪章學誠頓首 月十九日

伯母大人金安

受之兩兄不另

外文三篇併呈 朱春浦師及
辛楣先生以繕錄手不暇給也

原 序

《文史通义》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由于章氏晚年双目失明，未能亲手编定，故将其全部书稿委托萧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定。对于王氏的编排，章学诚本人意见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章氏次子华绂却是很不满意，因而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便在开封另行编印了《文史通义》。而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则在王氏编目基础上，加以搜罗增补，并于1922年刊行了《章氏遗书》，《文史通义》自然亦在其中，于是此书便出现了两种内容出入颇大的不同版本。为了便于区别起见，笔者把它们分别称为“大梁本”和“《章氏遗书》本”。后来社会上尽管流传了许多种版本，但都源出于这两种版本。两种版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内篇分为五卷，计六十一篇，后者内篇分为六卷，计七十篇，两者相差九篇。而外篇的内容则全然不同，前者全为方志论文，后者则为“驳议序跋书说”，篇数相差则更大。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两种版本都还反映不了章学诚著作本书的想法和意愿。同时这种局面实际上已经给学术研究者带来殊多不便，甚至造成混乱。比如引《礼教》篇，如果不注明“《章氏遗书》本”，到“大梁本”内篇中自然就查找不到，因为“大梁本”内篇未收这一篇。若引《方志立三书议》的内容，如果不注明出自“大梁本”外篇，到“《章氏遗书》本”外篇中当然也就查找不到。反之也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并尽可能恢复《文史通义》内容的原貌，笔

者花了三十年时间进行研究，认为两种外篇都是《文史通义》的内容，所以在1993年出版的《文史通义新编》中，将两种流传的外篇，全部编入《新编》的外篇，并且还收入两种外篇都不曾有的八十余篇，其中就包括《上晓徵学士书》和《上慕堂光禄书》两文，这是章氏的两篇佚文。胡适、姚名达在作《章实斋先生年谱》时都未见过这两篇文章。特别是《上晓徵学士书》很重要，章氏在文中讲了“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迄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这就是说，他的《文史通义》应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组成。而章氏次子华绂在“大梁本”《文史通义》的序中也曾指出：“道光丙戌，长兄杼思，自南中寄出原草，并穀滕先生订定目录一卷。查阅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自应更正，以复旧观……今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三卷，先为付梓。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这就表明，华绂当时是知道其父《文史通义》内容的编排次序的，其中还有杂篇，但当时不知何故未加收入。他也看到王宗炎所编定之目录，王氏所编篇目是将“驳议序跋书说”作为外篇，而将方志论文排除在《文史通义》内容之外，故序中说这个篇目“所遗尚多，亦有与先人原编篇次互异者”，所指大约正是这个。因为关于方志论文是《文史通义》内容的组成部分，章学诚在有些论著中不仅讲了，而且明确指出是该书的外篇，那么“驳议序跋书说”是否又都是杂篇呢？其实也并不如此，如章氏在《与邵二云论文书》中就曾讲到“《郎通议墓志书后》，则《通义》之外篇也”。正因如此，笔者在《文史通义新编》的《前言》中说：“为了保持新编本与习见的通行本之间的连贯，也便于读者的使用，这次就不再另行分设杂篇，而将这一问题留给有关专家再作研究了。”也就是说，仍将两种通行本的外篇全部编为外篇，因为要将“驳议序跋书说”之